



《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两性”叙述视角探析

曾 容, 祖国颂

(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福建 漳州 363000)

摘 要: 菲茨杰拉德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主要叙事者是尼克。在尼克讲述故事的同时, 作者还引入了一个并不明显的女性叙事者——乔丹·贝克。她的叙述视角不仅可以形成对尼克讲述故事的补充和修正, 更从一个女性角度对尼克这个男性叙述者叙述话语的价值取向产生质疑和反思, 从而引导读者探究男性叙事者尼克潜在的权力意识和心理状态。在乔丹女性视角的反衬下, 男性叙述者尼克身上所具有的男性优越、女性低贱的潜意识心理彰显出来。如此, 两性视角的运用可以启发读者对小说叙述在不同视角下所呈现的性别意识和权力诉求进行更深层的思考。

关键词: 《了不起的盖茨比》; 两性; 叙述视角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 (2019) 02-0040-05

Analysis of “gender” narrative perspective in *The Great Gatsby*

ZENG Rong, ZU Guosong

(School of Literature, Minnan Normal University, Zhangzhou 363000, China)

Abstract: The main narrator of Fitzgerald’s *The Great Gatsby* is Nick. While Nick tells the story, the author also introduces an obscure female narrator, Jordan Baker. Her narrative perspective not only can complement and amend Nick’s narrative, but also challenges and reflects Nick’s value orientation as a male narrator’s narrative discourse from a feminine perspective, thus guiding readers to explore Nick’s potential power consciousness and psychological state.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Jordan’s female perspective, Nick, the male narrator, shows his subconscious mentality of male superiority and female lowliness. In this way, the application of gender perspective can inspire readers to think deeply about the gender consciousness and power appeal presented in the novel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Key words: *The Great Gatsby*; gender perspective; narrative perspective

美国作家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代表作品《了不起的盖茨比》, 以其独具风格的叙述话语和精巧的结构安排广受读者喜爱。评论界对这部小说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从不同层面发掘作者所要表达的“美国梦”破碎下的“迷惘一代”主题。也有论者从男权意识或女性主义的角度探讨小说的意识形态特征, 丰富了小说的内容, 也深化了小说的主题。比如, 王秀芬^[1]从尼克褒男贬女的语气中发现小说的

厌女倾向, 认为小说不仅贬低女性, 还安排厌恶女性的尼克作为叙事者, 从而将男性叙事者的态度等同为作者的看法。李少伟^[2]认为黛西是父权文化下的牺牲品, 而乔丹则是具有反抗精神的新时代独立女性。秦俊嫒^[3]则发现了小说中隐藏的叙事者——乔丹, 指出了乔丹的叙述起到了补充小说故事情节的作用。众多论述可谓“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而笔者通过对小说的文本细读, 看到了一种

别有意味的叙述现象:小说在叙事上巧妙运用了男女两性的双重视角,在男性尼克以第一人称“我”展开叙述的同时,还偶尔融入了女性乔丹的叙述视角进行叙述。而乔丹的叙述,形成了一种对尼克叙述所建立起来的价值判断的颠覆与解构之力。因此,该小说叙述运用男女“两性”视角的映衬,不但表明了作者对女性立场和价值取向的关注,还可以揭示出尼克为代表的男性视角叙述的潜意识内容和被遮蔽的现象。

一、尼克男性视角叙述的潜意识成分与现实焦虑

《了不起的盖茨比》主要以尼克的视角来讲述美国“爵士时代”发生的一个故事,故事中的人物构成了一张复杂多样的关系网。从尼克的叙述视角出发,读者可以看到他对于所讲故事中女性的态度基本都是负面的。无论是对表妹黛西、女友乔丹,还是对梅尔特以及梅尔特的妹妹凯瑟琳等,尼克的话语无不充满了讽刺性。在尼克的叙述中,这些女性似乎都是虚荣、肤浅的,是不值得同情的对象。另外,小说情节中还穿插了两条明暗交织的线索,其中盖茨比与黛西的爱情是故事情节的明线,而尼克与乔丹的恋情则是与明线紧紧伴随着的情节暗线。在尼克叙述的引导下,读者通常会将大量注意力集中到故事的明线上,而忽视了尼克与乔丹恋情故事这条暗线。但是,这条暗线却因乔丹的不断发言说而无法掩盖,它像一架透视镜,在尼克对女性形象叙述话语尖酸刻薄的表达中,透析出了他内心深处的焦虑与不安。

(一)男权意识下英雄丰碑的重塑

可以说盖茨比是叙述者尼克在男权意识下树起的一座英雄丰碑。为了营造这座丰碑的完美性,叙述者尼克甚至可以完全站在维护盖茨比情感利益的角度,对女性群体形象进行歪曲和否定。不难发现,尼克针对女性的叙述话语多处表现出尖酸的讽刺性,他似乎十分讨厌那些“庸俗”的女性。尼克的这一特征可以通过他对主人公盖茨比的叙述与对女性叙述的对比中看出。纵观尼克对盖茨比的叙述可以发现,他不但对盖茨比的人生奋斗和情感历程赞赏有加,而且几乎可以与他貌异而神合地融为一体。他似乎可走进盖茨比的内心,透过他的眼光去捕捉朦胧的绿灯。他几乎能感受到盖茨比强烈的渴望,这显然源于男性之间相同的价值取向以及内在精神层面的志同道合。可以看到,盖茨比的欲求行为总

能引起尼克强烈的感情波动,尼克对盖茨比的奋斗历程不但同情而且是无比的敬佩与赞赏。因而,在他的叙述中,盖茨比就是时代的英雄,是英雄中最“了不起”的楷模。在尼克的眼中,盖茨比为了所谓的爱情,为了重新夺回曾经爱过的女人而努力奋斗的行为,俨然就是英雄壮举。在这个英雄壮举的遮蔽下,哪怕盖茨比的金钱来路不正、行为举止方面还不免透露出一些俗气等等都无足轻重,都可以视而不见。然而,女人是什么?是一件可以被男人们争来抢去的物件吗?在像乔丹这样具有一定独立特质的女性将要成为新女性代表的现实中,男人们还沉迷在如此传统保守的女性价值观里,不能不说是一种性别歧视的典型写照。

相比于对盖茨比的褒扬性叙述,尼克对故事中女性人物的态度和立场就大相径庭了,他几乎对所有相识的女性都进行粗暴评论。在尼克的表妹黛西私下向他袒露心扉时,尼克认为她是虚伪的,“她那可爱的脸上就露出了假笑”^{[4]19}。当尼克得知风流成性的汤姆公然包养情妇时,他认为黛西应当抱着孩子离开,但却不去想象黛西离开后会怎样生活。黛西是典型的传统女性,由于经济和精神的不独立,她对男人产生了很强的依赖性,这使她十分脆弱无力。黛西年少时就忍受家庭对自己婚姻的安排,结婚后又忍受着丈夫的背叛。面对男人们的丑陋与无耻,她只能默默地忍受,这是传统社会女性们共同的宿命。而站在男权主义立场上的尼克却把黛西的一切不幸只看作是她爱慕虚荣的咎由自取,却看不到她身上背负着的传统价值的重压。而让人不解的是,尼克对女友乔丹这位具有较强独立性的女子也多表现出不满和否定。他认为乔丹的样子高傲,透露出一股冷漠,他们第一次见面时,乔丹“身子一动不动,下巴稍微往上仰起”^{[4]9}令他不快。在“开车事件”中,尼克认为乔丹自私、霸道。尼克还说乔丹“不诚实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说她“不能忍受处于不利的地位……年轻时就开要各种招。”^{[4]60}除了傲慢、善于欺骗,尼克还清算了乔丹更多“劣迹”,比如经常行踪不定,年纪不大却显得世故老成等等。尼克总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女性,凡是他接触过的女性都要被他嘲讽一番。可见,尼克为女性树立的标准过高,对女性的要求过于苛刻,几乎到了全面否定的程度。尼克身上表现出的这种女性观恐怕不是他个性的偏差所致,而应该是男权意识在现实环境中受到严重挑战后的焦虑与不安。

(二)女权独立意识挑战下的男权焦虑

尼克叙述话语中所表现出的对女性形象的全面否定,实则是社会转型、女性意识崛起、传统价值重塑时期男性心理动荡的表现。

小说交织着一明一暗的两条情节线索,二者之间的关系犹如交响乐的不同声部。盖茨比与黛西的爱情故事构成了交响乐的主声部,它跌宕起伏,高声蜿蜒回荡地向前发展。而尼克和乔丹的爱情故事则似交响乐的次声部,如似山涧的小溪,若隐若现地低吟闪烁着延伸。主声部的故事惨烈悲壮,尼克努力塑造的英雄丰碑在利益阴谋与人性自私中轰然倒塌。而次声部的故事静穆凄美,尼克自己终于在看破红尘的悲观与犹疑中退出了爱情的游戏。但是,尼克身上的传统价值信仰,却使他不肯放弃男性至上思想,他把盖茨比之死,以及自己对爱情绝望的原因都归结在女性方面。在他的叙述中,他一方面喜欢与乔丹交往,另一方面又在交往过程中细数乔丹的“恶劣行径”。虽然在尼克的叙述中,他与乔丹的爱情交往的话语不多,也缺少明晰的感情线索。甚至他和乔丹热恋和分手的叙述都显得有些突然,缺少必要的铺垫。但通过对小说文本的细读,以及对小说叙事话语的完整梳理,还是能发现乔丹这个女性与平常女子大不相同的品质特征。比起那些在物质和精神上都依附于男人的传统女性,乔丹是特立独行的,她经济独立、勇敢果决,虽然有时会耍些小聪明,却是在男权社会中求生存的不得已而为之。乔丹并不是一个不懂真情、玩弄感情的女人。相反她对于感情格外谨慎,她不看重男人的金钱和地位,而更在意男人的“诚实”和“正直”,也因此才选择和尼克交往。在与尼克的交往过程中,乔丹也是认真投入的,“驾车驶过铁桥时,乔丹紧紧握住我(尼克)的手”^{[4]143};车祸发生后,他们回到汤姆的住处,乔丹恳请尼克:“你进来好吗?”长时间没见到尼克,乔丹放不下这段感情,主动地给尼克打电话,“不管怎么样……我想见你。”“那么我就不去索斯安普敦,下午进城来,好不好?”^{[4]162}话语中表现出她对尼克的眷恋与真诚,以至于他们分手后她还“好一阵子感到晕头转向”。然而在尼克的叙述中,乔丹身上这些美好的品质都被遮蔽了,甚至被转换成了一个为了诸多事务辗转各地、行踪不定的女子,一个为人处事老成世故、“不诚实”的女子。

可以说,尼克在叙述过程中无视乔丹身上优秀美好的品性,这一方面是传统的男人优越意识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他身处社会转型中,女性社会地位

不断提高而对其产生心理压力和身份危机的表现。他的这种状态,与作者另一部小说《夜色温柔》中的男主角迪克很相似。在传统社会中,“女性一般在财产所有权方面处于劣势,在教育和就业机会方面受到很大的限制,在婚姻方面往往处于从属地位。”^[5]两部小说的男性主人公的恋爱(婚姻)故事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女朋友(妻子)都比他们优秀、都很富有,她们可以和男人一样,出入各种社交场合。对男人们而言,这样的女性越十分优秀,颇有魅力,但也充满“危险”,因为她们的出现使这些男人陷入了从未有过的社会地位危机的困境中。对尼克来说,乔丹四处奔波、行踪不定、出入各种社交场合无疑就是对他作为男人的社会地位的挑战,因为她的种种表现原本是属于他们这些男人的。尼克最担心的或许还不止于此,他最害怕的莫过于《夜色温柔》中迪克在婚姻中所面对的现实,女性不再需要看男性的眼色行事,不再是只能默默忍受男人欺凌的被动角色。所以,虽然尼克喜欢乔丹,但是他又被乔丹身上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吓怕了。乔丹年轻又充满活力,不仅经济独立,又聪明果断,正因为如此,在尼克和乔丹的恋爱中,尼克常常显得沉默、拘谨。他喜欢乔丹,却又因为某种莫名的恐惧而不敢与之深入接触。“我片刻以为已经爱上了她,但是我思想迟钝,而且满脑袋清规戒律,这都对我的情欲起了刹车作用。”^{[4]61}这是对一个传统又保守的男人面对新女性的真实心理写照,他欣喜冲动却又惶恐不安。

二、乔丹女性视角叙述的精神表征与心理诉求

《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主要男性叙述者是尼克,但个别地方还出现了一个隐性的女性叙述者——乔丹。虽然她专门叙述的段落并不很多,但却不容忽视。在小说第四章接近末尾处,作者插入了乔丹的一段独立的叙事话语。^{[4]77}从叙述形式上来看,乔丹的叙述是尼克这个人物叙述者叙述受限的必要补充。叙述学理论告诉我们,一个人物兼叙述者的叙述是一个有限的叙述,他无法像全知叙述者那样对故事中的人物进行全面叙述。这部小说的故事只可算是“尼克关于盖茨比的体验”,或者是“尼克眼中所看到的盖茨比的生活”。^[6]但小说中总会出现一些有限型叙述者不可讲述而又不得不讲的事情,这时的处理方式一般有两种:其一是通过其他叙述者的叙述来补充完成;其二是通过叙述视角的转换,从某一个人物的感知入手来呈现。一般来说,小说的叙述视角有四个基本要素:叙述眼光、叙述声音、叙述焦

点和叙述指向。^[7]而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两种方式都使用了。多数情况是利用把尼克的视角转换成乔丹的视角感知来补充尼克叙述的不足;个别情况也采用让乔丹充当一下叙述者来从事较为完整的片段叙述。

小说叙述视角的转换,可以使尼克有限的叙述得到充实和补充,使故事情节更加丰富、更加立体。尤其是对于黛西这一人物的刻画以及她与盖茨比爱情故事的演绎,乔丹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她的视角不但可以使黛西的形象更加完整,而且也让读者能更近距离了解到当时女性的真实处境。

(一) 女性视角下的男性价值

《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故事发生的年代是美国经济转型期和上升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社会一时间出现了物质丰富、人欲膨胀的繁荣局面。在物质巨大诱惑和“美国梦”的引诱和鼓动下,美国青年人纷纷陷入对财富的追逐和自我实现的洪流中。他们普遍认为:在这个美好的时代里,人们只要有勇气、有创意、有决心并通过勤奋不懈的努力,就可实现理想从而达到人生的巅峰。然而,在这种时代风气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人却陷身到了无止境的名利追逐之中。为了实现利益目的,人们开始不择手段,开始以身试法。黛西的丈夫汤姆·布坎农无疑是这个时代的成功者,他成功的标志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他有钱,另一个是他可以养情妇,而这两种成功的属性都是通过乔丹的女性视角呈现的。汤姆的有钱主要表现在他与黛西结婚的情景上:“婚礼之隆重豪华是路易斯维尔前所未闻的。他和一百位客人乘了四节包车一同南来,在莫尔巴赫饭店租了整个一层楼,在婚礼的前一天他送了她一串估计值三十五万美元的珍珠。”^{[4]78}而汤姆的婚外情也是乔丹向尼克透露出来的。正是在这个成功者、这个时代的英雄的设计下,盖茨比最终死于非命。盖茨比这个典型的追逐财富的成功者却是爱情的失败者,他为了自己的梦想和臭名昭著的人物梅耶·沃尔夫山姆交往密切,钻法律空子非法贩卖酒,改掉自己的名字重新编造以往的历史,远离自己的家人。他以为拥有了财富、获得成功就可以得到爱情。但他没想到,在金钱和名望风气熏染下的爱情变得十分复杂和诡异。他是一个运用现代商业手段实现传统爱情观的落伍者,一个没有跟上时代步伐的传统式英雄,其最终的失败自然有着大时代的悲剧色彩。

在男人对女性的认知态度方面,乔丹的女性视角反衬出了男人们的专断性、自私性和欺骗性。在

尼克的男性视角下,所有的女性都先天不足,且本质上具有欺骗性。就连追求自身梦想、特立独行的乔丹也一样不入他的法眼。在他的视角下,乔丹的生活沾染许多坏毛病,不论是人际交往中还是爱情、事业上,她都不允许自己处于不利地位,为此她还不惜搞一些阴谋诡计。比如她为了赢得比赛,在“一次重要的高尔夫锦标赛上,把球从一个不利的位置移动过。”尼克甚至断言“女人不诚实,是人们司空见惯的事”^{[4]60},把不诚实和欺骗性看作是女人的天性。而在乔丹女性视角下,却展现了一个充满欺骗、虚伪、自私、狡诈的男性群丑图。汤姆背叛黛西和孩子,在外面包养情妇;盖茨比向黛西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还通过不诚实的做法获取财富;威尔逊诱骗梅尔特与之成婚;尼克一面强调“我所认识的诚实的人不多,而我自己恰好就是其中一个”^{[4]61},另一方面却既与未婚妻藕断丝连,又觊觎乔丹的强健身体。在乔丹视角的衬托下,不论是男人们的自我美化,还是社会标榜的成功男人都呈现出了一幅幅并不光彩的图像。

(二) 女性视角下女性的现实困境

在作家菲茨杰拉德所处的时代,美国女性的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虽然得到较大的改变,但她本质上还没有完全摆脱被男人审视、被玩要的境遇,这种处境可以从两类女性的命运来体现。

一类是以黛西为代表的美丽漂亮、充满浪漫幻想的传统女性。可以说,黛西这个人物形象是在乔丹的女性视角的补充叙述下才显得丰满动人。如果说尼克的男性视角更多的是从黛西外在行为展开叙述,那么乔丹的女性视角则更多的是从黛西的心理层面展开叙述。在尼克的叙述中,黛西是一个出身高贵又爱慕虚荣的“黄金女郎”。她年轻漂亮,是无数男人梦寐以求的女子。她象征了权力、地位、财富,进而成为盖茨比的梦想化身。尼克一会儿美化她,一会儿又将她物化。她既是引发男人欲望并促发他们行动的力量源泉,又是被男人们戏耍于股掌之中的傀儡。她是男人们的欲望目标,也是男人们的手中之物。男人们以他们的标准来要求她,描绘她。而当她的表现不能完全符合他们的标准时,他们就开始诋毁她、否定她。在他们的眼中,黛西永远不会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她只能被动地接受男人奖赏给她的荣耀,或者强加给她的诽谤。在男人的话语世界里,黛西是失语的,她不应该有自己的主见或独立的生活。黛西逐渐认识到,要想获得幸福就只能做个美丽的“小傻瓜”。然而,在乔丹女性视角的反观下,黛西灵魂深处被紧紧封闭的情感欲望和

精神诉求还是得到了充分的显现。通过乔丹的叙述补充,读者可以看到了黛西的婚姻并非出自于她的本意,而是由家族决定的,她自己没有任何选择权。不仅如此,就在她要嫁给汤姆的前一天,从不喝酒的黛西却喝得不省人事,还挣断了汤姆赠送给她的价值连城的结婚项链,她当时的纠结和痛苦只有同样是女性的朋友乔丹才能够体会。在乔丹的叙述中,虽然黛西是一个美丽、端庄的传统女性,但是男人们对传统女性不要求多有才华,只需要她们言听计从。在乔丹看来,黛西不像尼克所叙述的那样骄傲且无情无义,她有情感、有等待,也有痛苦和无奈。而对于这些,尼克是视而不见的。

另一类是以乔丹为代表的,具有独立的自我意识,又可以在男人主导的社会中打拼出一片天地的新型女性。她们走出家庭,开始投身于社会中,努力实现着自身价值,不断追求着平等的权力,是那个时代里具有一定“女权主义”特征的新女性。毫无疑问,是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为新女性们打开了视野,她们开始进行自我审视与重新塑造。她们希望并努力实现能够在经济上独立,摆脱寄生依赖状态。她们希望不是靠女性的身体来获得男性的欣赏,而是靠与男人们同样的社会活动成为具有独立价值的人。在这一点上,乔丹表现出了新女性的价值取向,她喜爱而又同情黛西,并勇敢地为黛西鸣不平。当汤姆明目张胆地与情妇通电话时,她愤怒地向尼克揭露汤姆的出轨恶行,巴不得公之于众;当盖茨比请求她帮助自己与黛西见面,乔丹之所以没有拒绝是因为她认为“黛西生活里也应当有点安慰”。在男权社会中,许多游戏规则和道德标准都是为了制约、束缚女性的。丈夫可以在外面包养情妇却要求妇女要在家里坚守“忠贞”。而一些具有正义感、同情女性生活地位的作家们早已在他们的作品中,通过女性形象的不断发声开展了对这种现象的谴责,从而形成了“古今虚构的人物,现实中杰出的或默默无闻的女性都在齐声呐喊,令人肃然起敬”^[8]的女权主义崛起新局面。女权主义者就是要颠覆男权至上的社会传统,她们要求平等。在乔丹的观念里,“男子若不忠贞,女子也应获得特权而不受谴责。”^[9]所以在小说中,乔丹总是为了替黛西说话而出场,这使她成了为女性发声的代言者。乔丹不仅替女性说话,她自己也是一个理智健全、独立自主的“女权主义”行动者。她不容许自己处于不利的地位,她的外貌颇具“男子气质”,她拥有自己的事业,选择伴侣也格外谨慎,她身边不乏追求者,但是她对于许多社会习俗下的“优

秀”男子不屑一顾。在一次宴会上,一个男大学生向乔丹示爱,乔丹对尼克说:“咱们走吧,不要莫名其妙地浪费时间。”她的冷峻和果敢与当时许多女性的做法大相径庭。然而不幸的是,由于乔丹身上这些独立女性的闪光点,与传统男权社会的女性价值相去甚远,因而并不被那个时代的男人所认同。乔丹在尼克的身上似乎发现了些许与现实社会中俗气的男人不同的东西,因而倾向于他。可尼克却始终以一个传统男人的眼光审视并要求她,她在她的身上看不到他认为的好女人的品性。作为转型期的新女性,乔丹精神上的人格独立和行为上的特立独行,并不被男人们所欣赏。她与众不同的品行非但不能成为她迎得爱情筹码,反而还成为爱情的障碍。按照乔丹的说法,是尼克把她给抛弃了的,因而她“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晕头转向”之后,最终与另外一个男人订了婚。的确,尼克不是她的知己,在她的周边可能没有能配得上她的知己。于是,她也就无法逃脱匆匆嫁人的命运了,这不能不说是女性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

三、结 语

《了不起的盖茨比》引发读者最多的讨论莫过于对“美国梦”的关注。但是,小说的意义是多元的,在“美国梦”这个话题之外,还有更多可以解读的内容。在以往的讨论中,研究者常常站在尼克的视角上,把他当作作者的代言人进行解读,从而使小说人物形象的意义被固化了。人们常常只看到了故事的表面:盖茨比出生于美国中西部的农家,他看上了名门闺秀黛西,并与她私定终身。就在他正在为迎娶黛西而努力奋斗时,美丽风流的黛西却嫁给了有权有势的汤姆。于是,一个出身低层青年的爱情梦破灭也就自然显露了“美国梦”的虚伪。当然,这样的解读无可厚非,但我们却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此。通过上面的讨论可知,该小说呈现了在美国社会政治经济不断变革的时代里,不同社会层面的男人如何因自己的男人地位和权力遭到挑战而产生了焦虑和恐惧,以及他们如何以不同的方法约束和诋毁女性。读者也可以看到新生的女性意识和价值理想如何受到传统男权思想的戕害,而难以立足。如果说该小说所揭示的主要矛盾是美国梦的虚伪,那么这个美国梦虚伪的可能原因却是男性价值观与女性价值观的难以统一。所以,要较全面深入地反映美国在这样一个大变革时期的社会问题、民众矛盾,单一的男性视角已经无力承担。作者在小说叙述结构上创意

性地引入了乔丹这个女性视角,并让她在某些方面承担着自己的某种价值判断。小说作者通过运用男女两性视角的互映,真正体现了詹姆斯·费伦对这部小说人物叙述者功能的观点:“一个叙述者的人物可能是功能性的,甚至于充当隐含作者的替身,隐含作者通过这个替身表达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10]既让我们感受到了男性的焦灼不安,也让我们看到女性真实又尴尬的现实处境。它显示出“美国梦”还在路上,它离人们所期待的不同性别、不同身份地位、不同种族肤色的人真正实现平等自由还相去甚远。

参考文献:

[1] 王秀芬.《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厌女倾向[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4,30(21):13.
[2] 李少伟.《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女性形象解读[J].电影文学,2013(11):106-107.

[3] 秦俊嫒.《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另一个旁观者[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23(5):53-54.
[4] 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M].巫宁坤,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13.
[5] 高万隆.婚恋·女权·小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0.
[6] W·C·布斯.小说修辞学[M].华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385.
[7] 祖国颂.叙事的诗学[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150.
[8] 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M].黄必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3.
[9] 张俊萍,王文渊.男权的焦虑:论菲茨杰拉德小说《夜色温柔》中的婚姻困境[J].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5(3):73-78.
[10] 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M].陈永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84.

(责任编辑:陈丽琼)